

上海黑帮



天歌◎著

SHANGHAI
HEIBANG

【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海滩,帮会林立、流氓称雄,
清、洪二帮甚嚣尘上,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……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上海黑帮

天歌◎著

SHANGHAI
HEIBANG

1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黑帮. 1 / 天歌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9.
ISBN 978-7-5039-4053-8

I. 上… II. 天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0728 号

上海黑帮. 1

著 者 天 歌

责任编辑 李恩祥

策 划 吴志硕

装帧设计 天行云翼·宋晓亮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

(010)64813384 64813385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75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053-8

定 价 26.8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引子

烈日不依不饶地炙烤着一马平川的江淮平原，田野间蒸腾起湿热的甜腥气息，与单调而冗长的蝉鸣夹裹在一起，如薄雾般淹没了滨海一隅的所有村落。

麻七刚吃罢午饭，虽然有点昏昏欲睡，颇想找个阴凉地方打个盹，但婆娘老在身边转来转去，唠叨不停，嫌汉子懒得“骨头都散了架”。

麻七心里烦躁，脸上的麻坑有些泛红，但又提不起拌嘴的兴致，只好拎起案板上的菜刀，坐到大门口去懒洋洋地打磨。婆娘兀自没趣，耷拉着脸嗑葵花籽去了。婆娘长着一张又长又窄的脸，不高兴的时候，往往会拉得像一张鞋底那么长，双眉天高皇帝远地与眼鼻不共戴天。

麻七的“七里香”是潘家灶唯一的酒馆，自酿的土酒在方圆几十里内很有些名头，号称“七里香”，其实还是相当谦虚的说法。“麻七”的意思，不外是老板的麻脸加酒馆的名头，村人们认为搭在一起叫非常顺口，连光屁股小孩也麻七长、麻七短地叫唤，好在麻七脾气随和，从不计较。

刚磨了三五下，又觉得烦闷不堪，干脆扔下刀，眼望明晃晃的日头和空荡荡的路口，手托腮帮，大发其呆。潘家灶背靠滩涂，靠海吃海的村民除了耕种，多以晒盐、煮盐为业，因此眼下这种穷凶极恶的毒日，往往还比较讨人喜欢。

官道尽头突然腾起一团黄尘，麻七立即来了点精神。鼓起眼珠细一打量，只见滚滚烟尘之中旋即冒出两辆马车，似腾云驾雾般飞奔而来。麻七站起身，手搭凉棚，伸长头颈张望，心里暗暗吃惊，不知道是谁家来了阔亲戚，竟有这般呱呱叫的排场。

马车闯进村子，并未像一般外路人那样先到酒馆问路，而是拐个弯直奔西

北角而去。麻七想,没错,一准儿是奔孔家去了。这么一想,顿时来了精神,思忖孔家来了这么多客人,如果留下来吃晚饭的话,那就免不了要照顾到自己的生意了。

麻七手脚伶俐地换上一件干净衣服,顺手在水缸里撩了些清水拍在头发上,岔开五指将乱糟糟的头发梳理整齐,以便自己看上去像一块亮闪闪的现大洋那样惹人喜爱,然后跟着马车远去的方向尾随而去。如果晚上要摆两三桌席面,酒菜得早点准备起来,所以现在最好先去探问个究竟。

麻七慢慢走到孔家时,突然发现事情有点不大对头。

马车停在孔家大瓦房前,但门口左右却守着几名恶形恶状的黑衣大汉,看到麻七探头探脑地凑进来,立即瞪眼摆出货真价实的凶狠气象,活像恶狗咬人前的姿态,同时频频挥手,意思是赶紧给老子滚远点。麻七想,这光景可不像一般的走亲访友,看来晚上的生意没指望了。

就在这当口,屋里突然传来一串低沉的哀嚎。

麻七一愣,辨出好像是孔五爷的声音,听上去,似乎嘴里被塞着什么东西。麻七一惊吓,不敢停留,慌忙快步离开,远远地只听得哀叫声不绝,孔五爷似乎正在经受拷打。好脾气并且怕老婆的麻七心里七上八下,腿都有点发软了。

走远以后,麻七仍然越想越怕。麻七在日头下呆立了一会儿,立即掉头折向村北角,一路狂奔朝甲长家跑去,说得难听点,姿态已与屁滚尿流相去不远。

麻七上气不接下气地描摹了一番孔家门口那几位“杀坯”的凶相和孔五爷的哀嚎,把正在竹榻上打瞌睡的秦甲长惊得险些滚下地来。

秦甲长平时跟孔五爷来往比较密切,大概多少知晓一些老弟兄的底细,定了定神,连忙指派麻七去保公所报告保长,特别关照一定要叫上带枪的保丁,自己则抄起一面铜锣,一路小跑着朝西北角的孔家跑去,一边跑,一边“哐哐”乱敲,把整座村子惊得鸡飞狗跳。在家的村民们纷纷涌出门来,跟在甲长身后,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“抄家伙,跟我走!”秦甲长大吼道。

各家各户的男人虽然不明就里,但知道村子里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,一个个抄起棍棒、锄头,紧随着秦甲长大呼小叫一路推进。

如此之大的动静显然对“杀坯”们产生了巨大的吓阻作用,还没等大家赶到孔家,只见两辆马车已经像疯了一样冲出村落,朝着官道方向一路狂奔而去。

等秦甲长一马当先闯进孔家的堂屋，眼前的景象立即令其倒抽一口冷气，仿佛遭到猪八戒先生的九齿钉耙迎面痛击，脑瓜猛地一晕。

肥胖的孔五爷一头一脸全是血，嘴里塞着一团破布，喉咙差不多已经被割断，此刻上身侧靠着墙，下身半躺于血泊之中，屋子里充满着浓烈的血腥气。秦甲长虽然吓得不轻，但头脑还没糊涂，赶紧拔出塞在孔五爷嘴里的破布，扯着嗓门“五爷、五爷”地叫唤。

孔五爷费力地睁开眼，看清来人是谁后精神一振，马上伸出右手食指，在地上蘸了点自己的鲜血，吃力地在墙上写下一个歪歪扭扭的“余”字，停了一会儿，似乎还想了一下，又写下一个“馨”字，然后嗫嚅着说出“龙海川子”四个字。

“有什么要对南生说的？”秦甲长看老朋友已是进的气少，出的气多，连忙扯起喉咙高声问道。

孔五爷神情恍惚，眼珠已经失去光泽，但突然瞪大眼珠，拼尽全身的力气想从喉咙口挤出最后一句话。但是，终于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
第一章

青烟缭绕，窗口的一盆天竺葵在柔风中微微摇曳，屋子里显得异常恬静。

“南生哥，我看你成天滑头滑脑，把‘拔花’^①二字挂在嘴边都一年多了，可就是干打雷不下雨。你今天摆句话出来，究竟想捱到什么时候才动手？”

小桃红的声调并不高，但在孔南生听来却不亚于雷霆万钧，着实令人心惊肉跳。

这半年多来，孔南生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，就像孙猴子害怕紧箍咒一样，更别说眼下身体懒懒地横躺在宁式床上，闭着眼，头枕着小女人软绵绵的大腿，时不时美美地抽一口纸烟，正是得意加惬意之时，此话老调重弹，不免大煞风景。

“呵呵，不要急，从长计议，从长计议……”孔南生轻车熟路地动用老办法，应付几句说了等于没说的空话。

“哼，我看你根本就没一丁点真心！”小桃红今天没那么好糊弄，一把夺过孔南生手里的烟卷。

孔南生只得睁开眼，赔着笑脸要烟卷，顺便亮出杀手锏，像鸡啄米一样勤奋地在小桃红圆乎乎的粉脸上乱啄一气。这丫头，真不愧为“云香阁”的头牌姑娘，眉眼妩媚中带有一丝泼辣，煞是惹人喜爱。老话云“婊子无情”，看来也不见得十分准确，这小桃红待自己，天地良心，还真有几分真心实意。说来说去，这苦命的人儿终究也是好人家出身，若非被人从皖南拐骗到苏北，哪会沦入娼门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小女子动了真情，当然也是无风不起浪的事，自己虽不算富

① 妓家隐语，“赎身”的意思，又称“高飞”、“斤九”。

家公子，可家里好歹也有一间烟馆和一家当铺，委实是个不轻不重的小开，更兼长得一表人才，出手大方，哪会不讨女人的喜欢？

小开虽是不折不扣的乡下人出身，但是自小手不提篮、肩不挑担，出落得骨骼停匀，肤色白皙，与粗憨的农人、盐户比起来，大有鹤立鸡群之感。按小桃红的说法，像极了大地方来的少爷，更兼双眼皮“像韭菜叶那么宽”——小桃红经常如此感叹——不说不笑已尽透风流之相。稍显遗憾的是一对俊眼之间的距离略远了一点，似乎彼此间正赌着气，意欲各奔东西，但也意外收获了几分平和气象，令人一望便知是个很好打交道的家伙。

“唉，都怪那老不死的，一千大洋丝毫不能少，我也实在是没办法。”孔南生继续大摊苦经。

这话倒是不假，老鸨太太像是皇帝开金口，说一千就是一千，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，说到底，其实是根本不希望摇钱树一样的小桃红从良。按说一千大洋的数目对孔家来说不算太大，但家里一向是老爹当家，自己每个月仅支取一些零花钱，用度稍大便捉襟见肘，哪里一下子凑得出一千大洋来？所以平时兴头上总拿“赎身”二字说事，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，没想到这死心眼的女子却当了真。

小桃红牙齿咬着下唇，似乎打定了什么主意，一骨碌爬起身来，打开衣柜门，伸手到衣服被褥的深处掏摸了一阵，取出一个扎紧的小包袱往床上轻轻一扔。

“啥玩意儿？”孔南生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打开！”小桃红一脸正经。

孔南生解开包袱，露出来的是一堆大洋和若干金银首饰、翡翠手镯。

“傻丫头，这可是你几年来的血汗哪！”孔南生动情地摸摸小桃红的脑袋，随即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“可是离一千的整数还差得远呢，加上我手头的积蓄，恐怕连一半都不到。”

小桃红懊丧地坐在床沿上，心里越想越气恼，突然一把抓起包袱里的首饰，狠狠地想往地下摔，吓得孔南生慌忙跳起身来拦住。

“真不如死了算了！”小桃红使劲拍打着床沿叫道。

“傻丫头，多大的事就要死要活的，”孔南生只得继续和稀泥，“放宽心，早晚会有那么一天，咱俩来一个连底拔，让老不死的干瞪眼。”

“南生哥，你可不能糊弄我啊。”小桃红两眼直直地盯住孔南生，猛然又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眉头一展，一把抓住孔南生的手，急切地说：“我有主意了，我们干脆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今天就来个远走高飞如何？”

“你疯了！”孔南生高叫起来，“你以为是去赶集，可以说走就走。再说，咱们能躲到哪里去？被抓住了可得吃官司！”

“别嚷，别嚷！”小桃红连忙掩住孔南生的嘴，同时放低自己的嗓音，“我跟你讲，有个好地方可以去，保管老不死的找不到我们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孔南生有点好奇起来。

“上海！”小桃红目光熠熠，两颊泛红，“我听人讲，上海是个大街上都能捡到大洋的好地方，那里的人吃得好、穿得好，天天都能看大戏，运气稍微好点就能发洋财……”

“说你傻就是傻，别人说什么你都信。”孔南生大摇其头，“不过，上海发财的机会多，那倒是不假，我也听好多人说过，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。”

“现在不就是一个好机会？”小桃红越说越激动，“咱们这事不能拖泥带水，要是万一被老不死的看破，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我看，不如说干就干，现在就走！”

孔南生再次点上一支烟，躲藏在烟雾中，开始认真考虑小桃红的建议。

孔南生自小没娘，守着老爹孔五在离城十里的潘家灶散淡度日，他始终搞不明白，老爹明明在东台县城里开着一家烟馆和一家当铺，马虎点讲也算富甲一方的小财主，可偏偏舍近求远，把家安在靠海的潘家灶，生意全部委派伙计经营，赚多赚少不甚上心。潘家灶虽是有着数百户人家的村落，可大都是耕田的农民和熬盐的灶户，哪里比得上吃喝玩乐样样方便的东台城。唯一的理由是老爹有个老相好张寡妇就在潘家灶，所以才安心固守在这偏僻的滨海一隅。近年城里新开了几家当铺和烟馆，买卖被抢去不少，孔南生曾跟老爹商量，说与其守着眼下这摊日渐低迷的生意，不如跟好些脑子灵活的家伙学，也去上海看看，找找新的机会。老爹点着头说：“是啊，上海是个好地方，你小子早晚该去闯一闯，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。”孔南生追问道：“那究竟要到什么时候？”老爹答道：“快啦，再夹磨^②一段日子就可以出山了。”

② 黑话，训练、调教之意。



“想好了没有？”小桃红摇着孔南生的肩膀叫道。“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。走，也得走；不走，也得走！”

“啥意思？”孔南生笑呵呵地问。

“我知道，你还想糊弄我……”小桃红的泪水像六月的雨水说来就来，顺着脸颊扑簌簌滚落，“南生哥，我把话撂这儿，今天要是不带我走，你前脚出门，我后脚就吊死在梁上！”

孔南生脸上的笑意顿时凝固。按这傻丫头的脾气，恐怕还真不是嘴上说说吓唬人而已，万一脑袋一热来个说到做到，那就闯大祸了。唉，女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本事，真是天下无敌哪。

“那你说咋办？”孔南生无可奈何地拍拍挂在床头的褡裢，里面是昨天从烟馆和当铺收来的当月账款，约有几十个大洋、杂洋及几块镲子、滴珠。“我总得先回家跟老爹商量一下，交割一下账目，至少也得问清楚上海在哪个方向才好上路吧……”

“那我跟你一块儿回乡下去！”小桃红才有了主意，“老不死的不知道你究竟住哪儿，一时半会儿找不到。”

“可是眼下怎么出城呢？”孔南生搔了搔脑袋。

“这有何难？”小桃红得意地一笑，“呆会儿你先出门，去段家车行雇好一辆车，我这边借口去五大仙庙烧香，咱们在车行门口碰头。你想啊，咱俩往车棚里一躲，快马加鞭冲出城门，等老东西发觉，车都到你家了。”

“你们姐妹每次出门烧香，老东西不是都派春梅那丫头跟着？”孔南生问道。

“那还不简单，半道上随便找个事由把她支开就行。”小桃红答道，“实在不行就先去五大仙庙转一圈，找个机会再开溜。”

打铁就得趁热，看看合计得已经差不多了，孔南生抄起床头的褡裢准备动身，小桃红突然拦在门口，神色凝重地又唤了一声“南生哥”，随即伸手去头上拔下一支紫檀簪钗，任由一头长发如瀑布般泄落，双手猛一使劲，将木簪“啪”地一声一折两断。

“这又是啥意思？”孔南生一时不解其意。

“南生哥，我现在发誓，你今天要是仍旧骗我，那我的性命就跟这支木簪一样！”小桃红平静地说，手一松，断簪掉在地上弹出老远。



孔南生咧咧嘴想开句玩笑,但什么也说不出来,只得故作轻松地微笑道:“那就不见不散。”

俩人走出房门,小桃红像往日一样,穿过院落,一路送到大门口,笑嘻嘻地说“南生哥,一定要常来啊!”老鸨太太听见动静,也忙赶来送客,满脸堆笑一直送到大门外。老鸨太太脸上搽着厚厚的粉底,所有的皱纹被赶尽杀绝,看上去像一堵新砌的墙那样体面,你说她四十来岁也好,六十来岁也好,似乎都没错。

穿过僻静的打铁巷,孔南生一路直奔段家车行。

真是不巧,赶到车行一问,今天别说是空闲的车马,连一头小叫驴都雇不到。段老板解释说:“主要是今天来了一批外码头的客人,一下子雇走两辆马车,害得老婆回娘家也只好骑小毛驴凑合。”

孔南生一听脑袋就大了,这可怎么办?东台这座小城内,外路商客不多,所以车行就此一家,别无分号,这节骨眼上,去哪里再找一辆带棚的马车?

孔南生急得团团转,浑身热汗直淌,身上那件黑油油的薯蓣纱夏褂一下子就被溷透了。这身行头是小桃红托人从上海买来的正宗苏织,外黑内棕,贴肉穿着特别舒服,若非进城办事,平时还舍不得穿。不过潘家灶的村人们却不大买账,一致嘲笑这件神气活现的衣服为“壳壳布”。

也就一顿饭的功夫,手上挽着一个小包裹的小桃红匆匆赶来了,进门一看孔南生的脸色,知道情况不妙,但问清楚是一时雇不到车,反倒放下心来。孔南生建议说:“不如今天不要轻举妄动,过些天再找机会。”小桃红则拼命摇头,“开弓没有回头箭,今天好不容易才把事情做到这份上,哪能半途而废?”商量来商量去,这才决定赶紧出城,步行回潘家灶。

说走就走,孔南生摸出一块大洋塞给段老板,吩咐他“少管闲事”,拉着小桃红的手一头钻进小巷,飞步朝东门走去。

午后的烈日下,巷子里见不到什么行人,靠近东门的时候,孔南生放慢脚步,躲在墙脚边四处探望,只见城门口的空地上摆着一个西瓜摊和一个凉茶摊,除了两位摊主在摇着扇子发呆,连一个行人都没有。

“快走!”孔南生紧紧抓住小桃红的手。

二人小跑一般走向城门,踏着声嘶力竭的蝉鸣,抑制着胸口的心跳,眼看着离城门洞越来越近。

“站住!”



这一声喝真如晴空霹雳，把孔南生吓了一大跳，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。回头一望，老鸨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，如天兵天将下凡一般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直扑而来，一手高高扬起，大巴掌似乎意欲直扇小桃红的面孔。

孔南生赶紧上前拦住，心中暗暗叫苦，后悔刚才光注意城门口的动静，没仔细观察稍远处的那几间铺面，老东西肯定是躲在哪家店铺的门后等鱼上钩。唉，刚才要是不走东门走西门就好了。

“你们以为老娘是吃干饭的？实话告诉你们，四个城门都有我的人守着，除非你俩长着翅膀，否则别想逃出老娘的手心！”老鸨太太似乎看出了孔南生的心思，一把抓牢小桃红的胳膊。“看你们俩一直鬼头鬼脑的样子，老娘早就看出了七八分光景，今天一个前脚出门，一个后脚就要烧香，会有啥好事？春梅回来一报信，我就知道你这小贱人动了歪脑筋。走，死回去！”

眼睁睁地看着老鸨太太如老鹰捉小鸡般将小桃红拖走，孔南生呆站在农历八月余勇可嘉的日头下，黄豆大的汗珠“啪嗒啪嗒”直砸地面。

“南生哥，你一定要早点来赎我啊……”小桃红走出老远还回过头来哭叫。

又发了半天呆，想想还是没奈何，只得灰溜溜地折转身，一步一步走出城去，踏上通往潘家灶的官道。

田野间湿热的空气氤氲弥漫，抬头远眺，黄海上空沾血一般的赤云不怀好意地悄悄滑动，似乎正在酝酿一场来头不小的暴雨。孔南生甩开大步赶路，很快便有点释怀了，这样也好，至少在小桃红面上也交代得过去了，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吧。前后一想，反倒渐渐轻松起来，甚至还一路哼起了小曲。当然，如果他有未卜先知的本事，知道自家老爹现在已被杀翻在地，那就不可能这般泰然淡定了。

从东台县城到潘家灶，约摸是十里路左右，一路行去，很快便已过半，只是人也累得不轻。

道旁有株高大的苦楝树，摇曳着一派诱人的浓荫，孔南生背靠树杆坐下，正想闭上眼睛缓口气，突然发现官道尽头滚起一道烟尘，两辆车棚上写着斗大般“段”字的马车一前一后急奔而来。

原来段家车行的那两辆车在这儿呢——看这架势，像是外乡的盐客雇了车进潘家灶收货，可再一细看，又不大对头，两辆车的车棚里坐着人，连车头上也坐着人，加起来怕有七八个之多，一般盐客哪有这么大的阵势？再说，这票人

马一眼望去便知不是本地人，大都穿着墨黑的蓑蓑纱衣裤，脸相也是凶多吉少，不知道是什么来头。

车到跟前，孔南生发现车棚的窗户大敞，里面坐着一个身穿白色府绸短衫，红红的酒糟鼻上架着一副墨煎镜的胖老头。奇怪的是，这么热的天气，而且是闷在车棚内，老头的头上居然还戴着一顶白色的宽沿礼帽。更奇怪的是，看到路边苦楝树下的孔南生，似乎还突然来了兴致，口里喊声“停”，让车夫勒住了马头。

一个本来坐在车头的光头汉子立即跳下车，恭敬地凑近窗口去听候吩咐。这厮长着一张扁平的麻脸，额头上有一道油亮肉感的刀疤，看上去活像一条蚯蚓爬在烧饼上。

“朋友，哪里人啊？”那人微笑着走近孔南生，听口音像是苏南人。

“海堰的。”孔南生多留了个心眼，没说实话。

“哦，海堰的。”那人的语气还算客气，又貌似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姓什么啊？”

“姓张。”孔南生越发不敢讲真话，这票人马来历不明，而且显见得并非良善之辈，全吐了口，天晓得会有什么好事。

汉子脸上的微笑消失了，回头望望车厢里的老头，听候下一步指示。

“走吧！”红鼻老者有些失望，取下白色礼帽擦汗，露出一颗锃光瓦亮的秃头。

马车绝尘而去。

孔南生眼望官道的尽头，心头七上八下，有了些莫名其妙的慌张。摸摸腰里的银包和肩上的褡裢，突然有点后怕起来，若是钱财被人顺手劫走，岂非冤哉枉也？扔掉烟头，看看通红天际，想想还有余下的五里路，孔南生禁不住暗暗埋怨起老爹来。

老爹的脾气非但怪，而且倔！

俗话说“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”，但老爹只用两个字便言简意赅地作出了结论：死了！

自打孔南生记事起，老爹已经缺了一只手。小时候顽皮，孔南生总爱偷偷撩起老爹的右袖，壮着胆子看一看那只骇人的断臂，那道疤痕着实触目惊心：从手腕处齐刷刷地被利器砍断，整条右臂成了一根孤零零的肉棍。长大以后，

孔南生难忍好奇再三追问，老爹总是不置可否地摇摇头，所以孔南生至今仍对前因后果一无所知，只是从伤口的形状大致分析出，别看老爹这些年一直安分守己地蜗居在偏僻的潘家灶，年轻时铁定不是一盏省油的灯。

老爹脾气火爆，孔南生长到二十二岁，没少挨过揍，有时候想想，与其说自己是老爹一手“带”大的，还不如说是一手“打”大的。

话又说回来了，老爹虽然揍起人来活似凶神恶煞，但平时对儿子还是比较宠爱的，照潘家灶乡亲们的说法，甚至是宠过了头。

比如说，老爹大烟瘾极重，孔南生自小在云蒸霞蔚中成长，还没学会走路，一有哭闹，老爹便对着儿子吹上一口烟气，一来二去，不得烟气的熏陶倒反要哭闹了。到了十岁上下，若是每天不好好抽上一两个烟泡，那日子就不知道该怎么过了。好在老爹不以为忤，相反却欣然自得，似乎为孔家培养了一名大烟鬼，就是为祖宗的脸面增添了光彩。乡亲们都说，有钱人家就是怪腔怪调，常人家的儿女染上烟瘾，爹娘莫不畏之若虎，哪有这般唯恐天下不乱的。实际上，老子不光手把手地教会了儿子抽大烟，还悉心传承了一整套的绝技，从选土、熬土、烧泡、装枪，甚至如何掺假、如何配比，调教得面面俱到，也算是家学渊源了。

除了这一整套“烟经”，老爹还亲手传授了另一套“赌经”，举凡麻将、牌九、挖花、押宝等等花招，夹磨得无一不会，无一不精，最厉害的是还精心教授了一门“听骰”的绝技——让儿子成天手握摇缸，转动骰子，竖起耳朵聆听骰子与缸壁碰撞时发出的声音，凭音色的清、钝来判断点数的大、小。

有时候，儿子练得枯燥，难免心生厌烦，问老子：“乱七八糟学那么多到底有什么用？”老子答道：“小兔崽子，如果你以后不想一辈子窝在潘家灶这个小地方，那就非学不可。”儿子问：“那我以后去哪儿？”老子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龙海川子！”

龙海川子？什么叫龙海川子？哪里是龙海川子？儿子的问题更多了。

“龙海川子就是上海！”老爹的表情非常奇怪，看上去似笑非笑，“一路向南，过了江就是上海。”

眼前突然一黑，林子豪知道自己被击中了。

这是近几天来第一次遭到的重创，虽然不至于对最终胜负起到决定性作

用,但至少说明今天这位对手实力不凡,万万不可小觑。

林子豪迅速后退,使劲摇晃脑袋,以便双眼尽快恢复原有的明锐,同时对自己说,这一拳挨得太及时了,不能因为三天内连赢八场便得意忘形,应该时刻意识到拳台上的形势瞬息万变,轻敌必将招来致命打击。黑拳的法则永远没有“意外”二字,赢就是赢,输就是输,没有过程,只有结果。

这是一所祠堂前嘈杂的土场,也是宝沙镇上最体面、最宽敞的所在。

土场的正中是临时搭建的擂台,高约三尺,广约七丈见方,四周围满了从县城和四乡八镇赶来的士绅、富户、小商、农人,一个个伸长头颈,全神贯注,恨不得擂台上对峙的双方一秒钟便分出胜负。紧靠台脚边的两排太师椅上,坐着几位仪态万方的乡绅,外表自得而安详。

林子豪心里很清楚,台下这一双双期盼的眼睛中,最希望看到的是自己一拳将“水晶肘子”击晕在地。

但是,不能这么做。江白眼再三叮嘱,最迟第六个回合,一定得倒地不起。林子豪不服气,连说男子汉大丈夫做这样的事,跟偷鸡摸狗没有区别!江白眼翻一翻他的木头眼珠,当场翻了脸,说:“你小子不听话的话,今晚就给你好看。”说罢,撩起衣襟有意无意地露出腰间的利川前膛手枪。江白眼年轻时也是拳师,后来被打瞎了一只眼才转行摆庄博彩。他的瞎眼窟窿里塞着一只白色的木头眼珠,看上去像死鱼眼一样一团死白,经常不小心掉在地上乱滚,只好拾起来吹一吹再往眼窟窿里一塞。

林子豪早就打定主意,今天哪怕一个铜子都拿不到,也绝不做那样的事,所谓明人不做暗事是也。老爹生前一直教导自己,“武术”二字,“武”和“术”并不是一回事,前者,只有顶天立地的真男人才抗得起这个字;而后者,随便什么二流子都做得到。

刚一分神,水晶肘子一脚高踢直指林子豪的面门,但临近之际却突然像弹簧一样猛地缩回,改变线路直踹胸腹。林子豪扭转身体,左臂划条弧线用力一扫,稳稳地使攻击落空。

“打死他!打死他!”台下一片狂叫。

林子豪确实搞不清观众是希望自己打死水晶肘子,还是水晶肘子打死自己。按赔率来算,自己在此地连续八天八场的不败记录属于当之无愧的热门,当然,押注的人各有各的见识、各有各的打算,甚至有一部分人喜欢的就是逆

势捕捉冷门。

近年常见的黑拳主要有两种,一种类似戏班子跑码头,每到一地,设擂接受各路拳手的挑战,门票收入的一半归最终胜利者所有;另一种纯属博彩,由庄家摆擂,根据拳斗可能出现的结果预设赔率——擂台赌命战虽说古已有之,但死伤惨酷,所以雍正年间的“禁武令”曾明令禁止过,只是民国以后又在乡间渐渐盛行,特别是城镇富商纷纷参与后,筹码越来越重,引得拳师们甘以性命相搏,签下生死状后如飞蛾扑火般慷慨赴死。

林子豪已经决定,以后应该尽量参加第一种不温不火的表演赛,少参与以血肉相搏的赌命战,因为无论是打死别人或被别人打死,都不是什么好事。至于今天,打完这一场就远走高飞,气死该死的江白眼。

水晶肘子的速度越来越慢,似乎体力有些不支。林子豪忙里偷闲瞟了一眼台下稳坐在太师椅上的江白眼,只见这厮早已变了脸色,木头眼珠快要滚出来了,一只手在腰间鼓鼓囊囊的地方摸来摸去,明显是在威胁自己。林子豪暗想,就凭这破玩意儿,天晓得打得响打不响,吓唬谁呢!

水晶肘子久攻不下,开始有点着慌,看看台下的江白眼,喘着粗气开始发动最后的进攻,一对肘尖狂乱翻飞,似凌厉的两把短刀一路杀来。林子豪被逼得连连后退,再无还手机会,心想这水晶肘子还是有点本事的,并非浪得虚名,至少比之前的八位对手厉害得多。只可恨江白眼暗中操纵赌局蒙骗不义之财,水晶肘子跟自己一样,无非又是下一个牺牲品而已。

来来回回打了一通,林子豪不免有点厌烦,心想再拖下去一点意义也没有,不如速战速决,刚想到这里,只见水晶肘子变换形体,突然抢进一个身位,坚硬如铁的肘尖连连上挑着直指自己的下巴。林子豪心中一惊,本能地格挡着闪躲,同时扭臀、送胯、扫踢,几个动作一气呵成,左腿像一条钢鞭一样抽过去,不偏不倚正中水晶肘子的太阳穴。

水晶肘子仰面倒地,再也爬不起来,四周的看客疯狂地叫起好来。林子豪面无表情地向台下敷衍着挥挥手,丝毫不见胜利的喜悦。

林子豪个子不高,双臂和双腿特别修长,赤裸的上身如刀斧雕琢过一样不见赘肉,浑身上下勃发出一股习武之人的英气,特别是脸上的五官,也如刀削般生硬,凸起的眉弓下,深陷一对狭长而微扬的眼睛。这样的眼睛,通常与俊俏无缘,但也少有凶残气息。所以林子豪给人的印象往往是:不像厉害角色,却也



不大好惹。

林子豪的家乡射阳，相传因精卫填海而成陆，更有后羿射日的故事传世，是个稍微有点奇怪的地方。此地的百姓一方面崇文，喜的是诗书传家，舞文弄墨，哪怕是普通农民，写得一手好字，画得一手丹青的往往不乏其人；另一方面却又尚武，爱的是刀枪棍棒，拳来脚去。

林子豪的父亲是位擅长正骨、针灸术的郎中，闲暇时喜好武学，一辈子痴迷“心意门”，虽然并无成就，但也乐此不疲。林子豪自小耳闻目染，再加上本身颇具天分，成年后将家传的医术与武学结合，专习技击散手之类的实战功夫，更兼活学活用擒拿、点穴之类的绝技，打熬得浑身都是本事，直悔现今已是民国，要是放在前清，出去考个武状元回来都是易事。

林家父子安分守己，虽与富贵无缘，但日子过得十分殷实，倘非一年多前祸从天降，真可算是安居乐业。

那天，老父出门去县里一家富绅府上出诊，没想到一去未还，林家从此坠入了灾难的深渊。

富绅姓蒋，世代以贩盐为业，可谓家资巨富。据说，城中有整整半条街的房产全在蒋家名下，故素有“蒋半街”之誉，连父母官唐县长都是他家的常客。一个细雨濛濛的夜晚，已经过了半夜，蒋家突然派来仆人，用一辆马车将林老爷子匆匆接去，态度甚是慌张。

到了蒋家，林老爷子这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大寻常。

原来，这蒋半街非但房子多，老婆也多，一共娶了七八个姨太太，日日倚红偎翠，忙得七荤八素。谁知毕竟是快近六十的人了，到底是精神不济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于是顺理成章唱响了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小曲——原先是戏班子台柱的五姨太，与家里的常客，全城最有权势的男人，也素以风流倜傥自居的唐县长，明修了这个栈道，暗渡了那个陈仓——只是谁也没想到，这段浪漫的露水姻缘，最后竟是以惨烈的结果收场的。

就在这个阴沉的雨夜，二人的奸情被发现，蒋半街盛怒之下命贴身家仆将这对男女吊将起来，用门闩将俩人的小腿双双打断。泄了愤，蒋半街慢慢清醒过来：自己虽为一方富豪，但毕竟还没一手遮天的能耐。唐县长就不同了，本身是官家的人，法道也不小，自己胳膊怎么拗得过大腿呢？于是干脆换上一副面孔，走刘玄德“妻子如衣衫，兄弟如手足”的滑头路线，干脆将五姨太送给了唐